

蕉風

半月刊

第五十二期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黃思騁 化妝舞會
李靖寰 寂寞心底
鄭翼林 寄憶 • 祝福
王老二 新年快到時候
羅 紫 寶真累人



• 劉抗 •

白頭巾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as Street, Singapore, 2.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三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本期目錄

萬里望	窮鬼等
化裝舞會(小說)	黃思騁
負才早逝的女作家盧隱(文壇雜話)	劉藹如
寂寞底心(散文)	李靖寰
遙寄、回憶、祝福(小品)	鄭翼林
新年快到的時候(雜感)	王老二
看「北京人」排演以後(戲劇欣賞)	高峯
新	常風
歲暮之歌	斯人
聖誕小唱	流芳
抒情短章	燕青
海的斷想	羅紫
寶實真累人(小說)	黃名
兩地書	伏崖
秋情曲(中篇連載小說)	本刊特輯
文訊	
讀者·作者·編者	





在全球充滿火藥氣味中，聖誕節又已到來。這幾天，一種歡樂的氣氛，籠罩了我們所住的整個都市。

但我不敢想像聖誕老人會帶給我一個愉快的聖誕節，因為我住的這幢房子根本沒有烟囪，他老人家難道會從那個破窗子裡鑽進來嗎？（窮鬼）

美國有位生理學家說：「耳聾的人較易成為作家，因為他們聽不到外界種種聲音，當靈感突而湧來之時，便可確實捕捉住它，而寫出上乘的作品來。」

馬來亞之所以成為「文化沙漠」，作家寥寥無幾，大概是耳聰的人太多了！（李芳騰）

△江沙地方一間巫文學校，在某日上課之時，有兩個學生偷閱猥褻圖片，因被教師發見而遭開除；但他們的家長却大為不滿，竟向教育局提出申訴。

如此學子，罪雖應得，猶可曲諒；如此家長，其心可誅，決難寬恕。（張翼飛）

波得申海濱有數位青年學生垂釣，共釣得大小魚類不少，於是就地薰吃，大快朵頤。但其中一學生在吞食一尾魚時，竟被那魚口內的斷魚鈞梗住，幸而同伴立行相救，方免於難。

釣魚原是賞心樂事之一，如貪口腹便會惹來災殃，俗語所謂「禍從口入」，說得不錯！（亞祿）

△古城淡邊市上，有許多商人出售一種內裝裸體美女像的小型玩具，使得若干兒童爭相購置，終日把玩不已。

這般商人只顧荷包漲滿，不惜戕害兒童心理健康，應控以謀殺下一代之罪！（冰冷）

據瑞士一探險家云：相信將來空中旅行的人可以歷時數千年，他日回至地球，也不會露出一根白髮。

吳爾，則「空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之說，可以証實而不謬，莫怪所謂老神仙能萬年而不死。我願所有科學家都致力於空中事業，並儘早加以實現，俾地球過剩的人能移植空中，一來可向老神仙看齊，再則也可減輕地皮的漲價。（地仙）

香港的電影製片家們，今天還是在「新鴛鴦蝴蝶主義」的圈子裏打轉，所有出品不是愛情歌唱，便是把肉麻當有趣。

這種怪現象的產生，當然有其主觀和客觀的因素。拆穿來說，製片家拍這些無聊的影片是在圖利，編劇、導演、演員則為的只在維持生活。（影平）

約·法·三·章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為題材。

●行文以幽默輕鬆為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化妝舞會



我深深地相信，如果我在十九歲那一年不去參加那次化妝舞會，我今日的遭遇將大為改觀。提起那次化妝舞會，我總覺得它對我一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了。它不但使我的人生變得顛三倒四，而且把我造成一條體重一百八十磅的大寄生蟲了。每當我想起我從前的抱負，想起我的人生觀，總使我徒呼嗚呼。我對我自己的罪孽之深重，即使把我的肉搗成漿，骨匪磨成粉，也不能抵償我的愚昧之罪於萬一啊！

今天晚上，又有一個美好的滿月之夜，正如二十年前一樣。爲了紀念這件大事，我願意將它記錄下來，也好讓精明的讀者，對我的罪孽作一個公平的裁判！

二十年前，我十九歲，情開愛情之果的邊皮還不很久。在那一段日子中，我委實像跌在蜜糖缸裡的蒼蠅一樣，不知道人間還有煩惱沒有。每天放了學，腳還不會跨進房，書包就從窗口丟了進去。有時碰巧我的母親坐在窗下，就會站起來查一查書包的來歷。然而當她站在窗口大叫時，我的兩條腿子就像追趕兔子的獵犬一樣，一會兒就到大門外了。

我的愛人邵稚梅，就住在我們這條長街的另

爲嫌它浪費我的時光。

稚梅那時十八歲，除了我以外，聽她同學說還有不少過五十名的追求者。其中有一個叫丁國邦的，像餓貓一樣窺視着她，只要我稍稍放鬆一點，他就要施展他的獵技了。爲了這事，真使我日夜爲之不安。

丁國邦家裡很有錢，可能比一家銀行還要多。我相信爲了要討好邵稚梅，即使要用光這些錢，他一定毫不在乎的。我同時聽到別人說，錢對女人有時很起作用，我就不能不寒心了。

說到我自已，我那時沒有鬍子，身體也沒有這麼肥，是個英俊的少年，應付功課容易得像鴨子吞螺獅一樣。因此，我正是許多女孩子的理想情人。她們追求我，向我示愛，用種種藉口來接近我。然而我只能要一個，那就是邵稚梅了。不過，我應該說明，我也有另一個女孩子在盡心竭力地追求我，正如丁國邦追求邵稚梅一般。這個女孩子的名字叫伍映華，有一張天真的雀斑臉。她家裡也有許多財產，聽說不會弱於丁國邦家裡的所有的。

然而無論如何，我與邵稚梅兩人的關係，已經像天生的一般，即使用電解方法都是難以分開的了。

我們尊重我們的理想，憧憬我們的未來，只要有抱負在胸，我們就覺得比擁有金山的人還要

富足。

「讓金錢與金錢相結合，意志與意志相結合。」她常這麼對我說。

「是的，」我說：「伍映華應該同丁國邦結合，我同妳結合。」

後來，我們聽說伍映華同丁國邦真的做了朋友，而且還有結婚的消息。

「這是很可能的，」稚梅說：「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見到丁國邦到我這裏來了。」

「很對，伍映華也好久不來打擾我了。」我緊接着說。

又過了一些日子，暑假開始了。有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份請帖，打開來看，見是伍映華寄來的，請我約伴去參加化妝舞會。我當時不敢作決定，就拿着這份帖子去找邵稚梅。她一見着我就問道：

「你收到伍映華的帖子了嗎？」

「我正爲這件事而來。」我取出帖子說。

「那我們只好去呀！」她說：「不過，我擔心你會被她纏上，因爲你們從前開過戀愛呢！」

「我何嘗不担心了國邦纏上妳，他當然一定到場的。」我說。

「妳同她還有往來嗎？」

「你太不信任我了。」

「我聽到過謠言呢！」

「我也聽到過妳的謠言。」
過了一會，她攪着我的手說：「我們決定去好了，否則別人會說我們小氣的。」
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那一晚，月色很明亮。我與邵稚梅到會的時候，在池子邊的草地上，一切都已經佈置好了。有的人坐在場子裡，有的人在樹影下談話，有的人在池子邊散步。

「皇帝和皇后來了！」
有人這麼叫了一聲以後，掌聲和喧噪聲就打破了園子裡的靜寂。

我們走過去一看，每個人的膝蓋上都已放着一個面具，有的是牛頭，有的是馬面，總之各色動物都有。主人伍映華迎出來，手上拿着兩個面具，說道：

「我熱忱地歡迎你們兩位光臨！」
我彎了彎腰，不便說話。

「這個像孔雀的給妳，像老虎的給你，」她笑着說：「我想你們都會記得的。」

稚梅接過孔雀面具，我也接過虎頭面具來。
「雪村，」伍映華說：「希望你好好享受這個晚上。」

「當然囉！」有人叫道。

我們坐下以後，稚梅低聲嘟囔道：「她對你說話的時候，別人爲什麼這樣鬧啊？」

「我不能不叫別人鬧哇！」我說。

「她對你好殷勤啊！」
「千萬不要亂用心思，妳愈是這樣想，愈會疑心生暗鬼了。」

「我們還是不來的好。」她說。

過了一會，那架巨大的唱盤機響起來，幫閒的人叫道：「讓我們開始吧！」

於是，許多人從暗處出現了，成對地跑到草地去。我們走到場子邊，把面具從頭頂套下去，跳起舞來。

「你聽見我說話的聲音嗎？」稚梅問。

「聽得見，」我說：「好像從瓶子裏發出來一樣。」

「她家的園子好大呀！」

「是的，很大。」我隨便地應着。

「你從前一定來過？」

「我只來過兩次。」

「你們一定玩得很好，是吧？」

「很普通的友誼。」

「你們晚上，在池子邊坐過嗎？」

「坐過的。妳怎麼啦？」

「沒有甚麼。」

我們跳了一會，就坐下來休息了。可是隔不多久，我看見有一個人向我走近，頭上戴着一個兔頭，前面露出兩個大牙，好像在笑似的。她走到我的面前，把面具脫下來。我藉着月光仔細一看，發覺是伍映華，有點不安起來。

「你答應同我跳一個舞嗎？」她笑着說。

我知道這個請求一定會使稚梅不高興。然而爲了禮貌，我又不能拒絕她。我轉頭望了望稚梅，她沒有表示意見。我不慌不忙地站起來，戴上我的面具。伍映華故意（我以爲）抱着我，直向着人堆裏鑽進去。

我心裏有點後悔不該來參加這個舞會，因爲稚梅是個小氣的女人，而且有時倔強得很。映華知道我的苦痛，說道：

「沒有關係，等一會你好好安慰她就是。」
映華幹甚麼都不行，只有跳舞是例外。她緊緊地抱着我，在草地上打着圈子。

「我應該休息了，我有點頭暈。」我說。

「下面的音樂是文縐縐的。」她說。

我正要停下來喘氣時，有人在場邊大聲地叫道：「黃雪村有電話，他在這裏嗎？」

我聽到有人叫我聽電話，就停下來，但心裏非常懷疑，因爲除了我母親以外，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

「不會錯的，一定是你的電話。」伍映華輕

輕地說。

我撇下她，急急忙忙地越過草地，跑去聽電話。

電話間一個人也沒有，話筒橫放在一邊。我取起來，但對方沒有聲音。我大聲地叫了幾聲，有人應道：「你稍等一下！」

我等等着，十分鐘過去了，可是依然沒有回音。我懷疑是別人同我開玩笑，便放下話筒，回到場子裏去了。

我走到場子邊上，看見他們在那裏跳慢四步，緊緊地摟着，微微地搖擺着身子。在場子的邊上，我發覺邵稚梅依然坐在那個老地方，頭上戴着孔雀面具，低着頭在玩弄手指，看樣子非常孤寂和哀傷。

我心裡很歉疚，在她的旁邊坐下來。

「對不起，」我說：「我不得不應酬她一下呀！」

她不出聲，依然低着頭。

「我們繼續跳舞吧！」
我站起來攙扶她，她也站起來，熱烈地摟抱着我。

「她很委曲，一個人坐在場子邊半天了。」
我心裡想。

這時，場子的四圍忽然暗淡下來，有一大塊雲從月面上浮過去。

我發覺邵稚梅拉了我一下，彷彿想離開場子一會。我會意，就挽着她，向池子邊走去。

我們繞過一座像假山那樣的土堆，在池子邊的長凳上坐下來。那地方很靜，頭頂上是一棵很茂盛的洋槐，把月光全部遮住了。在七十呎以外的地方，音樂在悠揚地傳過來。

「稚梅，妳會了解我吧，我同她跳舞是不得已的事。」我脫下面具說。

她轉過身子，伸手脫去面具，猛烈地擁住我的頸子，然後，吻了又吻，一直到我窒息爲止。

「我喘不過氣來了。」我推開她說。

她不聽，始終繼續狂吻着。

「可惜那盞天燈關不了喇！」

我猛地把她推開時，發覺四周圍着許多人。他們看到我的狼狽樣子，發出一陣狂笑來。

「跳舞跳到這裏來了。」有人說。

我非常憤怒，伸手去拉那推梅。

「走吧，推梅，我們回去！」

我同她走出那棵樹影，忽然有一個人迎上來，伸手打了我一個耳光。我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看這個人。

天哪，面前站着的是那推梅，正在用憤怒的眼光望着。我在忙亂中回頭看看牽着的人，嚇然是伍映華。

「啊，啊，我弄錯啦，我只認了這個孔雀面具！」我說。

圍觀的人在一邊大笑。我剛要繼續分辨幾句，臉上又着了一下。然後，我看見那推梅推開圍觀的人，向着草地上飛奔而去。

那些人吃吃地笑着，先先後後回到跳舞的地方去了，只留下我和伍映華。

「映華，妳爲甚麼要用陰謀啊？」我問道。

「我也像妳一樣，過份大意了。」她說。

「妳分明聽見我說話的呀！」

「我這幾天耳鳴。」她說。

「還有，孔雀面具怎麼會到妳頭上來？」

「你在打電話時大家交換過面具了。」

「真糟，」我用拳頭敲着手掌說：「妳叫我怎麼解釋呀！」

「我向她去道歉好了！」她說。

有人從草地上走近來了，白色的衣服在月光下顯得很清晰，等他走近以後，我才發覺是丁國邦。

他走到我面前站着，顯出非常氣憤的樣子，說道：

「你侮辱了映華，照理我應該同你決鬥！」伍映華抓住他的手臂，懇切地說道：「不！」

國邦，這是我疏忽的緣故。」

「我勸你不要濫用情感！」他說。

「大家冷靜一點，這只是一場誤會罷了。」她說。

過了一會，伍映華推着我們兩人，向着場子裏走去。

他們都停下來，彷彿想知道這件事情發展到怎樣了。

我停住步，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不安於位。時到如今，我還要就在那裏幹什麼呢？因此，我說：「對不起，我要走了。」

「我也不便再留你了，」伍映華說：「請你原諒我的疏忽，我明天一定去向她解釋。」

我快快地走出去，伍映華一直送我到大門邊，還叫車夫送我，但被我拒絕了。

我想，親愛的讀者，只要你稍稍有一點人生體驗，就會料想到我在這一天晚上是怎麼度過的。

第二天，我裝了一腦子的話！這些話都是我在前一個晚上想好的——去找那推梅去了。

我到了她的家裡，看見她的母親像守門狗那樣坐在門口，手上拿着一把芭蕉扇，正在慢慢地搖着。

「伯母，推梅在家吧？」我說。

「她嘛，一早就出去了。」

我聽得出這是一句搪塞的話，因為從她臉部的冷淡表情看來，她似乎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妳知道她是到那裡去的嗎？」我說。

「她現在大了，那裡都可以去呀！」她冷冷地說。

我站在那裡，心裡真是難過極了。如果是在平時，那伯母總是向門內大呼一聲推梅，然後就利用她打扮的時間，對我問長問短。

「她在家里倒也沒有關係，」我心裡暗想，「我還是回家去寫信給她吧！」

這樣想着，我說：「那伯母，我要走了，等

一會推梅回來，叫她等一下。」

「我把話給你傳到就是。」

我恭敬地欠了身子，就回來了。

這以後的七天中，我每天都要去找她幾次，有時在她家的客堂呆等，有時在門前的路上走來走去。然而我沒有見到她的面，連寫去的信也如石沉大海。事情發展到這步田地，當然是弄得很僵的了。

不久以後的一天，我正在她家的門前徘徊，一架黑色的大汽車在我的身邊停下來。我往車窗裏面一看，發覺推梅與了國邦並肩地坐着，他正在把車煞住。

我大爲憤怒，想把了國邦痛打一頓。然而推梅跑過來站在我們的中間，說道：

「你以爲拳頭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嗎？」

「妳看不出這個陰謀嗎？推梅。跳舞爲甚麼要化妝啊！」我說。

「你回去再冷靜一下吧！」

她說着，拉了一了國邦，就走進大門去了。我站在門口望着他們，妒忌得幾乎要瘋了。

接着，我煩惱、悲傷、失眠、倒胃口。後來，我母親害怕起來，擔心我會尋短見，把殺虫藥倒在陰溝裡，菜刀用紙包好鎖在櫃子裡，通頂樓的門釘上木板，所有的繩子剪得一截截。

後來，不知怎麼一來，我忽然想到要報復她了。我寫了一封絕交信給她的第二天，伍映華來看我了，竭力地安慰我，還說要帶我一起去推梅解釋。我當時雖然覺得她是個始作俑者，然而我却需要別人的關懷。這時，我就坐着她的新汽車，以尋找推梅爲名，終日在外面來來去去。這樣大概過了十天，我忽然覺得我對伍映華又有好感了。有一天，當我們一起坐在我家客廳的時候，我說：

「映華，過去我們生疏了一段時間，那是因爲有一個人插到我們中間來的緣故，現在她已去了——」

「你爲甚麼不說下去呀？」她說。
「我要——繼續——愛妳！」我說。
她聽了這句話，幾乎感動得流淚，伏在我的
肩上說：「我一直等待着。」

這個消息傳開以後不久，邵稚梅突然宣佈同
丁國邦結婚了。我當時雖然非常痛心，然而憎恨
却掩過了它。我相信唯一解嘲的辦法，只有跟着
宣佈同伍映華結婚。我明知同她結婚等於我嫁給
一個有錢的獨女，還得受她的約束，可是我還有
甚麼路子可以選擇呢？

事情的發展快得出乎人的意料，我向映華稍
稍透露這個意思以後，她就一切準備好了。
因此，當我們舉行婚禮的時候，實際還比他們早
了一天。

自從我結婚以後，弊端就看見了。我在家裏
成了我妻子的附屬物，我飽暖終日而無所用心。
我提到任何事業，她就提出反對，說我們有錢，
甚麼都不愁。所有我們的朋友到家裏來，都不把
我當成一個主人，而把我看作一個駙馬爺。幾年
以後，意志消沉了，孩子們也接二連三來了。到
了這個境地，難道我還有反悔的餘地不成？
後來，我有好幾次碰到邵稚梅，她已經發福
了，體重不會少過一百五十磅。我們每次見面，
總是相對苦笑，表示彼此同情。

「稚梅，妳現在過得怎麼樣？」我問。
「這個，還用得着問嗎？你的感想就是我的
感想。」

「妳知道我們當初受了愚弄嗎？」我說。

「我何嘗不知道。」

「那麼，爲甚麼要生氣呢？」

「我妒忌罷了。」

「可是爲甚麼要結婚呢？」

「我聽說你真的愛上映華了！」

我們彼此歎息，搖頭，都恨不得自己打自己
的耳光。

「唉！我們爲甚麼要去參加那次化妝舞會呢

？」我頓着足說。

「原是一個做好的圈套呀！」她也明白過來
了。

「是啊，而且許多人都參加的，男的是妒忌
我，女的是妒忌妳！」我補充她的意見。

「她冒充我的那一下，你怎麼會一點感覺也
沒有呢？」她說。

「我事後才有感覺呀！」我悔恨地說：「我
明白妳在接吻時沒有那麼鹵莽，而且從不抓我背
脊的。」

「唉！這真是命中注定的！我當時爲甚麼要
同一個不相識的人去跳舞，把我的位置讓給她去
坐，而且事後又發這麼大的氣！」

「想想我們當初的計劃啊！想想我們的偉大
抱負啊！」我說。

「這一下甚麼都完了，」她說：「生活多麼
可怕喇！」

我們每次這樣談着的時候，不是被她的丈夫
過來拆散，就是被我的妻子過來拆散。我們是連
這一點自由都沒有了。

現在，二十年已經過去，唯一能使我發洩鬱
悶的對象，只是我的孩子們了。因爲在我看來，
他們原不應該到這個世界上來的！

這批小傢伙，在好玩的天性上全不像我。有
時他們提起化妝舞會，我就拍着桌子嚴詞警告他
們說：「如果你們也去參加化妝舞會，我就打死
你們！」

他們完全不明白我爲甚麼這樣討厭化妝舞會
，然而我用不着對他們解釋，我現在根本成了個
不講理的人了！

恭 祝

聖 誕 快 樂

蕉 風 出 版 社

在中國新文學運動萌芽時期的女作家，同時享譽文壇的有盧隱、謝冰心、謝冰瑩、蘇雪林、丁玲……等；這些人都還健在，然而盧隱却於三十六歲的時候，則已含恨棄世了。

其實，盧隱這位女性是值得稱道的。她的出現比較早些，遠在北京女高師求學的時候，經常有作品在「小說報」和「世界日報」的副刊上發表，那就是以後蒐集在「海濱故人」和「徬徨」中的那一些小說。

「海濱故人」是盧隱小說中最好的一篇，錢杏邨先生在論及盧隱作品時，曾經予以過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的，盧隱是一位感情豐富的女作家，却帶着一種濃厚的感傷性。她的作品表現了「五四」運動以後知識份子的徬徨與苦悶，對於革命、人生、戀愛，都抱着「浪漫蒂克」的態度。因此，有些人批評盧隱的作品，認為缺少新的意境和新的風格。其實，這一點却無損於盧隱，我們要注意的是盧隱的時代。民國八年

年，正是盧隱這般女孩子們，在課堂裏讀騷賦和駢體文的時候。新文學運動起來，她便很銳敏地接受了這種思潮，拋棄了舊文學的觀念，用白話文的體裁，寫出完全近代式的小說了。並且從那個時候起，一直到後來，她都沒有懈怠過，在她的奔走衣食之暇，寫了將近十冊的作品。從這一點講來，在那時，祇有十餘年歷史的中國新文學運動歷史上，她是有她應得的地位的。

盧隱姓黃名英，一八九八年生於福建閩侯，如果她還健在的話，還不過六十歲。她曾畢業於北京女高師，盧隱是她發表「海濱故人」時所用的筆名，以後就一直用這兩個字寫稿；假使遇着有人叫她盧小姐，也並不更正，只微笑着接受，由此可見她是個非常天真而帶點孩子氣的人。

基於上述，她寫的東西充滿了苦悶、憂鬱、悲傷，同時對於一般偽君子，假道學，也罵得狗血淋漓，這是有原因的。當她和郭夢良結婚的時候，曾遭受到很大的打擊，不但夢良家裏的人反對，她的親屬唾罵，甚至風馬牛不相關的社會也要攻擊她，說她不應該嫁給一個有婦之夫。

本來，郭夢良和家裏的那位鄉下太太，根本沒有絲毫感情，只

負才早逝的女作家盧隱

是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勉強結合的。盧隱在這一點上，她是最英勇，不顧社會上的批評和指摘，始終熱戀着夢良；那怕物質生活極其艱困，她也願意和夢良同甘共苦，到處飄泊。不幸後來夢良得了很重的肺病，因經濟所限，不得已回到老家去休養。盧隱也跟他回去，雖然明知會受到夫家的歧視，和他那位鄉下太太的唾罵；但她爲了愛夢良，甘願忍受。

由於環境的逼迫，使夢良的肺病日趨嚴重，不久就一眠不起。盧隱忍辱含垢，等到她丈夫安葬好了之後，就帶着她和夢良所生的女兒到處飄流，最後回到了她的第二故鄉——北京。

這時候，盧隱的痛苦，真是一言難盡。她感到人生的幻滅，經常見一面流淚，一面拿起筆在紙上發洩她的痛苦，寫滿了一桌子，又把它撕成粉碎，投進火爐，使它化爲灰燼。

命運之神並沒有就此放過了她，後來她又認識了青年詩人李唯建，他們由朋友而相戀，由相戀而同居。自從有了這位了解她、熱愛她的「小愛人」以後，盧隱的人生觀又整個改變了，她覺得自己的愛情死去了一次，如今古井重波了。

她忘記了自己是唯建的老大姐，也忘記了她是個有了孩子的寡婦。於是，那些有封建意識的人又在大肆嘲笑她了，說她不應該愛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將來一定會發生悲劇的；但由於盧隱有她的見解和個性，她自然沒有理會這些。

唯建的文學修養很好，曾翻譯過許多雪萊和濟慈的詩。他給盧隱寫的情書，常公開發表在謝冰瑩和陸晶清所主編的華北「民國日報」副刊上，後來他們兩人合出了一本「雲鷗情書集」。

她的著作很多，如「海濱故人」、「靈海潮汐」、「歸雁」、「或人的悲哀」、「象牙戒指」、「曼麗」、「玫瑰的刺」等，文字非常流利，那種純樸而自然的筆調，真是別具一格。尤其是「海濱故人」一書，風行於海內外，因爲這是她的自傳一部份，所以，寫來特別深刻動人。

她與唯建同居四年，算是她一生最平靜的日子。但可惜造物不仁，她於一九三四年患了重病，死在上海的大華醫院裏。她的一生真是太坎坷惡劣了，命運之神有意在向她作弄。凡是喜愛讀她作品的人，對於她之負才早逝，又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淚呢！

劉福如

心底寞寂

李靖 寫

原上的扶桑，在濃密的葉間開滿了艷紅的花朵，那狂放的、火辣的情調，正如那在寂寞中燃燒的心，它無聲無息地開在人烟寥落的郊野，開向這寂寞深秋的庭院，朝開暮落，恰似那荒漠的青春。開時它炫耀着美色，嚮往着歡樂，但萎落時却只餘下一縷辛酸，這生命的淒楚，是怎樣一幕渺小而又普遍的悲劇？她輕輕地吁了一口氣，吐出了對生命無可奈何的怨惱，仰望雲天，浩漫的雲海中有晚鳥凌空而過。她熱切的眼睛追尋着那隱入雲端的小鳥，也渴望飛向那蔚藍的深處，讓生命化爲一縷輕雲，化爲一點銀星，擺脫這沉重的塵凡。

的空氣中，有甜的迷人的芳香，來自那從架頂綠葉叢中下垂的淡紫色的花球，而蜜蜂正繞着花球飛舞低嘜。她懶洋洋的斜倚在柔軟的老藤根上，感到自己的心輕輕顫抖。這大自然的美感，搖蕩了那少女的靈魂，在她心中泛起若有所失又若有所獲的惆悵和迷惘；那是一種對人生歡樂神秘的、朦朧的嚮往，和一縷渴望的悲哀，從此寂寞的感覺在那純潔的少女心中生長……

是的，十年了。十年前的飄泊、流浪，在茫茫的人海中，她如一頭待宰的羔羊；她會徬徨在荒涼的郊野，祈慕的望着那茅屋中透出的昏黃的燈光；她會躑躅在都市寒冷的街頭，踽踽涼涼不知何去何從？

在失眠之夜的寂寞孤獨，感覺像一片無邊下降的霧包圍了她；她感到自己正像一個在濃霧中徘徊在懸崖的人，宇宙人生，只是一片無邊的迷茫，在那漫長曠寂。黑夜中，遠方的鷄啼，應是一個天明前的信息；但一陣鷄鳴過後，四週又是無望的死寂。那了無生息的茫茫黑夜，壓迫着她感到絕望的窒息的恐怖，她想呼救，她想奔逃，偶而原野樹林中傳來鴉鵲淒厲的笑聲，在古老的

傳說中，那應是一個死亡的訊息；但縱使是一個死亡的消息，也是甜蜜，至少它顯示了這死沉沉的大地仍是生的世界。……那無助的懦弱的少女時期，對冷酷社會茫然的恐怖，已深深的鑄入她靈魂的深處。於是，這種感覺在失眠之夜的意識中咬噬着她，混合着對社會的恐懼與對人生幸福的尋索，她產生了一個幻想。

那熱鬧繁華的婚禮，是一幕悲劇呢？還是一幕喜劇？蜜月的日子過去，他們情感上仍是各不相干的兩個個體。這婚姻的結果，使她的朋友更少了，也更寂寞了。偶而他對她表示了些許的關切，便將她從孤獨寂寞的絕境中提升；他長久的冷漠，在她心中鬱積的哀怨，都如一縷輕烟，在

風中吹散。她心中滿是溫柔的歡樂，滿是決溢的感激；但這幸福，這歡樂，是如流星一閃，當她以熱情的眼光向他凝視時，她所看到的仍是一幅陌生的冷漠的神情。她的心在飲泣，血在凝聚，婚姻終成一個幻想的破滅。她在痛苦的呻吟着：「是什麼使我更空虛、更寂寞呢？」當午夜院中是迷人的月光，樹林、屋舍、以及那突向天空的塔尖，都變成輕盈如烟的影子，在這上面展開了是無限遼闊的銀空。她感到自己也化爲一縷烟霧，在這銀色寧靜的宇宙中消散，唯一存在的只是心頭那一點不能消逝的辛酸……

寂寞的日子，蕭索的生命，都在流光中逐漸老去。當慾念從身心消失，當煩憎的人們從她眼前走開，即使是最孤獨、最寂寞、最貧窮的時候，她也會從心底泛出幽泉般的歡樂。女性那柔弱的生命起了變化，那活潑的歌唱着的生命，向命運之神低頭。「是的，我是麻木的，我是冷漠的。」從此她從繁華世界上歡樂的人群中引退，但在生命本身上，她尋得了一種更純真的歡樂。在靜靜的無慾念的默坐中，她體會到寧靜舒適的愉悅；在自然的景物裏，她發現了清醒；而永恆的歡樂，天地無聲無息的旋轉，四季默默的交替，萬物靜靜的生長，每一點細微的變化，都透入了她生命的最深處，撥動了她愉悅的心弦；她傾心於自然，讓自己融於自然；她忘了身世的悲涼，忘了生命已將凋落；在人類慾念盡情猖狂的社會中，在國際風雲拍打着人海血浪洶湧時，她只是一隻在春日溫暖的陽光中伸着懶腰的小貓，任時光撫摸着她輕輕溜走。當春花在迷蕩的和風中開放時，當秋月銀色的大地上升明時，她寧靜的情感，只是一片碧綠的大湖。不，即使是黃風飛捲的日子，即使是秋雨連綿的季節，在她心底深處，都流着一股深長的愉悅。



回憶·遙寄·祝福

鄭翼林

● 妳現在腳踏的是換城，故居。

妳現在身處的是馬來亞，母土。假如妳再進一步乘火車南下，妳的步伐就更接近祖國一點。而我？我卻離鄉背井，寄居星洲。我南下一步就完全脫離了母土，到另外的一個地方，過着吉普賽浪人的羈旅生活。我南下一步，也就更遠更遠地離開妳，離開大家，一時或不能再回來。……

我時常真摯地想着：年青的生命是必須用愛去填補的，當他打算在人生過程中做一件偉大的事業，他必須知道怎樣去愛人和被人愛。我也時常真摯地想着：年青的生命是必須用情愛去點綴的，當他有意在人生的過程中嘗一次甜蜜的戀愛生活，他必須知道怎樣去愛愛人和被愛人愛。

因了這樣，我認為戀愛是生高度熱情的昇華，初戀却比之更甚。假如說：青春的煥發期是在戀愛時候，男人，在戀愛中有迥異尋常的力量，那麼，初戀可以說是樂章上由權和轉入高急時突然靜止下來的那樣美妙和諧的境界：恬靜，優美，而且充滿着令人懷想的興奮。

我就是這樣地慎重初戀。

● 我也就是這樣地慎重我和妳臉紅的日子。

● 那年，我和妳有了一個平常的聚會而不平常的了解，我們一同參加畢業班的旅行團。

行前，妳大姊把妳拉到我的面前，叫我照顧妳。我一向尊敬妳大姊，對妳這個十五六歲大的女孩子，我用大哥的情感答應下來。初春的陽光帶來了生命的蓬勃和煥發，激盪着年輕人的心。旅行團由換城故居開始南下的時候，我們手拉地穿過長列的車廂，選擇了一個舒服的座位。

火車迅速地走着，不時發出重音符的聲音，雄渾而有節奏地，令人禁不住熱情奔放，於是同學們都把歡樂洋溢在歌聲裏。尤其是妳，妳本來有着優美的歌喉，加上如女神般聖潔姣好的臉龐，妳在這種場面下更出盡了風頭。

而我？我雖然坐在妳的旁邊，却把眼光沉思地放在窗外遠遠的太空，用幽靈去找尋我正待知道的答案。

● 妳個性活潑，朗爽、純潔、恬安；而我却陰悒、沉靜、頹喪、懶散。妳代表了青春的生命，處處充滿着希望和光明；而我却氤氳了衰沉的氣氛，時時顯示着淪喪和滅亡。照理說，我們之間是有着一段很遠的距離；但是，想不到我們却會相處得這麼好。

● 火車到怡保的時候，妳成了男同學追求的偶像，女同學妬忌的目標，而妳自己却天真得茫然不覺。嬌放有時僅能稱快一時，諷刺不久就會跟着來到，當侮辱第一次從傳播的空氣中送到耳朵的時候，是令人禁不住為之滴淚。

●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妳開始看到了人生醜惡的一頁。

● 那是一次聚餐的時候，女同學紛紛議論妳的事情，她們杯葛不跟妳共同進餐，暗地裏不時在師長面前破壞妳的私生活。

● 我對妳知之最深，因為在義務上我最接近妳，對她們的破壞只一笑置之。謠言有時影響至巨，拆穿了却不值一錢。我知道妳的濫交是由於妳個性天真的趨向，妳胸中沒有城府，白璧無瑕。對妳，我因此更加了愛護與同情。

當團長開始了進食的號令，大家依照原定的位置坐下。妳那一組的隊員，只有妳一人天真地端坐在椅上，泛出了迷人的笑容。其餘的一律站立示威，羞於與妳共坐。在這樣的氣氛裡，大家開始明白嚴重的情態，因而感到不安起來。

● 女孩子們的心地，有時慈愛得令人敬佩；但如狠毒起來，却令人為之切齒。妳看着師長們一臉鐵青的臉孔，女同學們的不屑的鄙視的眼光，用不安的眼睛看了我一眼，隨即流下了第一顆被人輕視和侮辱的眼淚。

● 四週充滿了無理的諷刺和可鄙的妬忌。

● 我本能地推開坐椅，大踏步向妳走近，妳哇的一聲早已撲倒在我的肩膀；我緊握着妳的小手，掏出了白手巾，為妳揩抹掉將要滴下的眼淚。

● 一會，妳在我的耳旁，喃喃地低聲說：

「她們輕視我呢，她們不跟我好了！」

● 對着妳這個十五六歲大的可憐的女孩子，我內心第一次湧起了無限的同情，不由又緊握着妳無力的小手——妳也讓我握着。我們加緊了步伐，離開了這個可鄙的場面，回到宿舍來。

● 當天晚上，我發覺妳開始了人生最不幸的「回憶」，妳憂悒地沉靜起來。

● 我剛說過：妳的生命是真實的青春的生命，妳的行動是純潔的活

力的行動，妳應該生活在沒有悲哀沒有憂愁的快樂的天地裏，妳不應該有人生的不幸遭遇。

但是，歡樂過去的是痛苦，一切靜止下來的時間，將是令人感到威脅的。第二天在旅隆火車中，妳顯然爲了不慣寂寞，生起病來了。

小病有人說是一種享受，然而在旅途中是痛苦中的大痛苦。我小心細意地服侍妳，可是妳的發高熱，却不得不令我報告團長，建議在吉隆坡的行程延長幾日。

我的建議由團長報告出來，女同學因了和妳的怨恨全體激烈地反對着，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她們的藉口；男同學有的雖仗義執言，但不能發生決定性的作用。結果，反對派佔大多數，人羣中有人發出可鄙的呼號聲。

團長束手無策，只用愛莫能助的眼光看着我。

我的心情掀起了激動的波浪，我用最激烈也最粗暴的言詞責備那群同學，我並且說我是永遠不會寬恕他們這種可鄙的行爲。

我一面高聲疾呼着，一面淚珠滾滾而下。

旅行團抵達吉隆坡時，我即刻替妳延醫求治，希冀在行程裏使妳痊愈。妳的病雖然略有起色，却不適於長途的乘坐火車，我和團長一樣耽心着以後的行程。

在吉隆坡逗留了三天，同學們都收拾起行裝預備繼續南下星洲。我把我的行李搬到妳的宿舍，決定和妳共同渡過困苦的難關。

隆星長途火車開行的時間是晨早八點三刻。七點正，團長宣佈依照行程南下。我坐在妳的床畔陪伴着妳，妳的眸子充滿了感激的光芒；我讓妳握着我的手，看着我堅強的臉龐，我要使妳培養起信心。

忽然，妳孩子似地說：「他們的妻走嗎？」

我悲傷地點點頭。

妳又夢囈般喃喃地說：「他們爲什麼不待我呢？」

這一回，我轉過臉哭了，我讓我的妻走嗎？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七點三十分，當巴士車到來搬運行李的時候，奇蹟出現了。

團長叫我到會客室內，裏面早有許多女同學坐在一堆，一位仔細的代表用顫抖的聲音對我說：「鄭同學！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過去對林岸同學的中傷和指摘很不對，當林岸同學身處異地，病魔纏身，我們的確不該爲了私怨而拋棄她於不顧。剛才我們大家一致決定作一次犧牲，等待林岸同學的病况痊愈，再行南下星洲。」

我用感激的眼光看着她們，我對他們致了萬分的謝意，最後我說：「我就去告訴林岸，說你們願意等待她，說你們還是像以前那樣歡喜她。」

我再一次因了激動哭了出來。在淚淚模糊中，我彷彿看見妳驚奇的天真的笑容，也聽到妳銀鈴似的可愛的笑聲。我在心上劃了無

數次的十字。

誤解過去以後，歡樂就接着來到。

妳的病好了，是因爲妳開朗的心情得到舒暢。妳的病好了，是因爲妳好動的情感有處發洩。妳聽到同學們跟妳的熱情的談話，就好像在乾燥的沙漠裏尋到水泉，精神有所寄託。這樣，當天晚上，我們一行人遂得乘搭晚車赴星洲。

不過，我應該怎樣申述我和妳以後的那段神奇和變幻的生活？我又應該怎樣申述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一個女孩子的「負情」？想不到我竟會因爲「一念之差」，而踏入終身遺憾的境地裏。

我對妳的照顧，只是純潔無比的兄妹感情，撫心自問，絕對沒有些許雜念，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們踱步在皇后道的時候。

妳仍舊親熱地拉着我的手，嬌愛地靠着我的肩膀徐行着。月光照在海面上，顯得更加柔和了，閏三月的晚上，就是這麼出奇地充滿了愛意。

堤岸邊一對對情侶依偎着，氣氛是這般恬靜。我們無言地踱步着，踱步着，妳忽然低聲地問我說：「你曾經戀愛過嗎？」

我低下頭看妳，驚奇於妳的問話，我搖搖頭。

「你知道一個人在戀愛時的感覺嗎？」

「我知道的。」妳抬起頭來，用發光的眼睛望着我，又說：「我現在感覺到戀愛真是一種神奇而又美妙的東西，它使人臉紅，使人有興奮的懷想，也使人心慌。」

停了一會，妳突然說：

「我正在戀愛呢？」

我不禁笑了出來。

「你不相信嗎？」妳說：「妳真的不相信我在戀愛嗎？」

我一看妳一團孩子氣的圓臉，故意接下去問妳說：

「那麼，妳跟誰戀愛呢？」

「跟你！」

「跟我？」

「是的，跟你。」

妳平靜地說出這句話。

這是青年人，尤其是少女們最慎重也最難開口的一句話。但是，現在由妳的嘴裡說出來，竟這麼不費氣力，這麼沒有猶豫。我從心的深處暗自笑了起來，我認爲是一句小孩的話。

妳又繼續下去，說：「以前，我的生活沒有想念，沒有煩惱。可是這幾天來，我時常想到你呢！晚上我會睡不着覺，白天和你在在一起我又突然沒有雜念，不再害怕一切，你說我是不是在和妳戀愛？」

「也許是吧！」我隨口這麼說。

我看見妳的眼角泛出了一份嬌羞，才感到我的漠視妳的這份情感可能是一種錯誤。

然而我就想不到：珍視妳的情感，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

二個月的旅行就這麼完美地過去了，回到換城故居的時候，天空正開始點綴了閃光的星群。

妳時常借故到我家找我，向我借閱書本，跟我補習功課，妳真的把我當做妳最忠實可靠的愛人，妳用妳全部的時間建築在我們的感情上。妳大姊也認為把妳交給我總比交給任何人可靠，加以朋友們此時無不稱讚妳的美麗和可愛，使我在一種日久的接觸下，奇妙地對妳發生了愛情。

我們的初戀開始過得很好，很順利。愛情是需要培養的，我對於這類智識知道得太多了（不如說太少了）。因此，我時常不為自己而為妳設想，給妳安排了許多妳愛好的「派對」。

於是，一個個的「派對」過去了，妳青春的光輝也更加煥發。我看着妳像仙女般在舞會中穿來穿去，秀美的臉龐永遠掛着迷人的微笑，我也更加高興了。

妳的快樂就是我的快樂，我是這麼頑強地想着。我們是一對情侶已經不須要宣佈的，沒有人會帶走妳，正像大家都是那麼敬重我一樣。所以，我讓妳自由地參加別人的「派對」，做別人的舞伴。

日子是這麼輕快地溜走了。奇妙的七月過去了，八月的歌聲從遠處飄來。

八月是現實的，我從別的季节得到妳，却在八月裏失去了妳。

八月，應該說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月份，學校的學期考試剛過去了，畢業會考却將接着來到。

我因為要應付考試，本日的書籍以繼夜從頭溫習起。幾十年的書籍奪去了我的精神思想，也奪去了陪伴妳的時光。這樣，我讓妳不在我的陪伴下，單獨去參加各種社交活動。

妳和妳大姊在從一個化妝舞會結束後來到我的公寓，妳天真地快樂地告訴我舞會的高潮和趣味，最後，妳一直在讚美一個名叫慕文的男孩子——妳大姊的舞伴，說他是如何彬彬有禮，舞姿是如何的美妙動人。

我微笑着，有興趣地聆聽妳的故事，我看了妳大姊一眼。

「他是一個好孩子，」妳大姊說：「我和他也認識不久，他的舞的確跳得很好。」

「能够介紹我認識嗎？」我打趣地說：「讓我看看妳的男朋友，究竟是不是像妳說的那樣好？」

妳大姊羞澀地低下頭，妳却笑了。

我認識慕文是在八月五日那天，麻麻的細雨下個不停，似乎象徵着我和他友情的壞預兆。

下午二時，我們在真妮菜社碰頭。

慕文的個性和他的名字相差太遠了。他的健談和優美的社交手腕，決不像他的名字那樣文質彬彬。我對他的第一次印象很不錯，但從他的談話中，我看到他愛情不專的

一面。

由於熟悉了的原故，他和我們見面的次數逐漸多起來，和妳的會面也更多了。

妳是我的愛人，慕文却是妳大姊的男朋友，對妳和他的交往，我當然不虞有他。但是，我真想不到因了太相信妳，我用自己手造成了悲慘的後果，也促成妳對我「負情」的原因之一。

我和妳大姊知道妳好奇、貪玩、坦白、朗爽；對妳的行為，我們錯誤地寵壞妳，讓妳越發無限地發展下去。我絕對沒有想到妳原始的那份情感，是那麼的脆弱，是那麼的飄忽。妳今日的愛我，只是妳感覺我可愛，感覺沒有人比我好；明日妳見到另一個妳認為比我強的男孩子，妳隨時都會離開我的。

就在愛情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原則下，我聽到外間紛紛傳關於妳和慕文的閒話，於是開始驚醒過來，然而已經太遲了！

一切發展得不健全，後果當然是不堪設想的。中秋後一天的晚上，妳大姊打電話給我，約我到哥士多利酒吧會談。

見面的時候，她要我答應無論聽到任何壞消息不要激動，我也答應了。

妳大姊說：「為林岸和你的過去，乾一杯！」

這就是說，為我們的愛情作全部結束的乾杯。我乾了第一杯。

「為你的遠大的前途，再乾一杯。」

我乾了第二杯。

「為慕文和林岸的幸福，再乾一杯。」

我乾了第三杯。

「為……」

「為妳的偉大的犧牲，我也和妳乾一杯。」我說。

我們乾了第四杯。我痛苦地用手指彎曲成爲拳頭緊握着酒杯，我讓我的淚水滴在烈酒裏，飲了下去。我的眼淚不代表惋惜，而代表懺悔；不代表仇恨，而代表憐憫。我乾了一大瓶威士忌，同時發了一大堆牢騷。我對妳大姊說：妳的性情好動，要有一個外型優點的人去點綴妳的社交生活，而我也許根本不適合做妳的伴侶。對妳的離我而去，我絕不心存半點抱怨，却只是憐憫我自己，爲什麼當我付出真感情的時候，別人竟把我拋棄了。

六

這以後，我把我的全部精神放在書本上，因了戀愛所受的折磨，使我更加強了苦學的決心。終於，畢業會考揭曉的名單上，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不久就開始了新鮮的職業生活。

十二月廿五是妳的生日，我獨自泛舟於我給妳命名的林岸河，月光如水，夜晚的波浪是平靜的。我放下雙槳，躺在艙面，讓小舟順流而去。

靜默中，我忽然聽到一陣嗚咽聲發自河岸。

我翻身注目看去，是妳！

妳這好動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妳這「負情」的不專情愛的孩子，妳讓妳的生日靜靜地溜過去，却獨自徜徉河畔。妳是否從時間裏開始學習了珍重情感？妳是否在已往的「負情」裏開始知道了失戀的痛苦。

我看着妳一連串的眼淚掛在臉上，看着妳秀麗的臉容露出痛苦，原想把小舟搖到妳的身邊。但是，就在這一刻那間，另一種奇妙的潛意識推動着我，使我把船悄悄地搖開了。

我走了，懷着一顆受過嚴重創傷的心走了。

我茫然地離開了板城，茫然地來到了人地生疏的星洲，也茫然地知道了我以後也許還會戀愛，也許還有甜蜜的幸福的日子。但是，第一次臉紅的秘密永不會出現了——我的心中已經多了一種悼惜——對逝去的戀愛悼惜。

是的，妳變了，我也變了。但是，我們的這段初戀，在我們的記憶中，將是那麼新鮮，那麼年青，而且那麼開懷，那麼值得珍惜。

——一顆淚珠從我的眼眶滴落石階，我仍然抵不住情感的洶湧。啊！我還不會忘掉妳，我的青春正蘊藏着許多活力呢？

林岸，妳痛痛快快地哭一場吧！當妳看完了我的這篇文章，寫信告訴我，妳是否願意和我重逢？

新年快到的時候

· 二老王 ·

夜裡，我正在閉目養神的時候，突然我的孩子走來把我搖醒，他好像有什麼嚴重的事情似的，睜大雙眼問我：「爸爸，什麼時候才過年？」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提起這個問題，同時我更奇怪，一個才進幼稚園的小孩，他竟然會對「時間」關懷起來。但我却漫然的回答他說：「過年嗎？遠遠着呢！」

「不，你騙我！」他噘着小嘴說：「媽媽剛才告訴過我，還有幾天就要過年了。」

「對的，過幾天就是新年。」我帶着內疚的語氣說：「你很喜欢過年嗎？」

「當然啦，新年好玩得很，有糖果吃，有新衣穿。」他天真地說着：「爸爸，你不是說過這個新年送我一件禮物的嗎？」

「是的！是的！」我連聲地應着。

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他那樣殷殷地關懷過年的日期，原來是為了獲得一件禮物。說起來，這也是一般孩子希望過年的心情，並沒有可異的地方。這樣，我滿以為他要走開的了，但他還接着問下去：

「爸爸，過了年，我不是又大了一歲了嗎？我真希望快快長大！」

「為什麼呢？」我對於他的這一念頭有點驚訝。

「如果過了年，我能够像住在樓下的華仔那樣大，也就可以背着書包去上學了！」

「呵呵！呵呵！」我聽了不禁笑起來，一邊輕撫着他的小頭顱說：「終有一天，你會像華仔那麼大，但千萬別着急，人是慢慢地長大起來的呀！」

他對於我的答覆顯然覺得不滿意，於是，好像同誰抗辯似的喃喃地說：「我真不明白，為什麼我們小孩子不能立刻變成大人？」

「孩子，別要想得太多，快去睡吧！」

我催促他去睡，因為怕他想下去，就有更多的不明白。可是，當他上牀之後，倒是我的心沉重下來。

四壁寂寥，只有時鐘的滴答聲和鼾聲混成一片。這聲音最初是細微的，但却漸漸地擴大起來，就彷彿無千萬萬的人張開喉嚨在喊着：「時間呀！一去不回的時分呀！」

不久，這聲音又倏然消失，全室靜得像無人的曠野。我從幻覺裡抬起頭來，壁上的日曆牌，一如冬天的落葉樹那樣，只剩下孤零零的幾片黃葉，在寒風中淒涼地搖曳着。

「哎，又是一年過去了！」

我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而且想着：在往昔，我也曾經有過今夜我的孩子似的心情，希望新年快來，更希望早點成爲大人。可是，現在的心情却已兩樣，對於歲晚，對於新年，對於年輪的遞增，就只有徒然加厚心內的一份傷感。

世上還有什麼比獸看生命溜走過去的時間更奧秘的呢？而又誰能掙得住時間呢？無怪乎我們的哲人孔老夫子也要喟然的說：「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了。

看「北京人」排演以後

• 高峰 •

早在今年春天，本坡出現了一個新的戲劇團體，名叫藝聯劇團。顧名思義，藝聯劇團者，一群愛好戲劇藝術的人士聯合組成的戲劇團體也。這裏面包括了教師、學生和文化人。他們都對戲劇藝術有着深厚的愛好，願在公餘、課餘、業餘，拿出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於戲劇工作。雖然他們謙虛地自認為能力有限，但是這支精銳的生力軍一旦投入荒蕪的星馬劇壇後，必將激起耀眼的火花，給星馬的戲劇運動帶來了無限的遠景。據筆者所知，藝聯劇團雖然是一個新生的團體，但是它的成員却多數是業餘劇壇上的老將。這裏面有過去在星馬話劇界創過紀錄的「中教劇團」的演員，也有以演「大馬戲團」而飲譽香港話劇界的「中國學生劇團」的演員，還有早年來星馬為話劇開荒的「武漢合唱團」的演員，再加上一群熱愛戲劇、充滿活力的青年朋友，其在未來演出上的成就，是可以預卜的。更兼該團的二位導演——陳振亞君和范經君，素對文藝修養很深，在小說創作和新詩創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詣，以他們二位的理解力和創作力，更加上豐富的戲劇經驗，來導演曹禺的劇作，真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藝聯劇團對於劇本的選擇，是費過相當苦心的。這次是他們第一次的演出，總希望能夠選擇一個嶄新的劇本，但在目前劇本荒的條件限制下，經過多次審慎的研究，終難如願以償。最後只好退而求其次，遂在舊的劇本中選擇一個未在星馬上演過，亦未有人嘗試的「北京人」，來作為他們的處女演出。曹禺的四大名劇：日出、雷雨、原野，都已在星馬演出，只有「北京人」還從未搬上星馬舞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北京人」的文藝氣氛濃厚，對人性的刻劃極為深刻，演員演來固然吃力，觀眾看來恐怕也難接受；另一方面是「北京人」描寫民初北方沒落家庭的悲劇，非純熟的北京話不足以表達劇中人的身份，這對星馬的演員來講，又是一大難題。藝聯劇團敢於不顧這兩重困難，毅然決定排演是劇，其勇氣是值得欽佩的。當筆者得知藝聯劇團決定演出「北京人」後，曾走訪陳、范二君，以此問題見詢，他們以堅定的口吻答覆筆者說：「作為一個忠實的戲劇工作者，第一，應對觀眾有信心；第二，應對演員有信心。我們不要低估星馬觀眾的接受能力，以星馬人士對於文藝的普遍愛好來看，使我們沒有理由忽視星馬觀眾的文藝欣賞力。當然在目前，一般低級趣味的黃色表演還在大行其道；但是向黃色歌舞逐臭的是一批觀眾，另外還有一批愛好高級

藝術的觀眾，我們的「北京人」就是要演給後者看的。另外越是難演的戲，其藝術價值越高。只要演員們認真揣摩，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這點也毫不值得顧慮的。」這番話使筆者恍如醍醐灌頂，了解到真正的藝術是絲毫偷懶不得的。當筆者應約參觀了「北京人」的排演之後，越發的証實了這句話。

幾天前的一个晚上，筆者應藝聯劇團團長馬摩西兄之約，到維多利亞紀念堂參觀「北京人」的排演。抵達時，排演已經開始。舞台前坐了幾排優先參觀的臨時觀眾。舞台上幾位演員正在導演的指導下排演其中的一幕。台上雖然沒有佈景，演員們也沒有化裝，但其表演的認真，態度的嚴肅，與正式演出並無二致。雖一舉手，一投足之差，一字一音之別，均仔細推敲，不厭其煩，一再排練，必至適宜合度而後已。我們常聽說一個藝術家為了要雕塑一座石像、繪製一幅巨畫，經年累月，精益求精，窮畢生之力才能產生一項傑作。現在看了「北京人」的排演，方知幾個月來導演和演員們的時間並不是浪費。一件個人的藝術作品，固然要投進精力和時間；一件多人合作的綜合藝術作品，更是需要如此。看了「北京人」排演以後，使筆者對這綜合藝術的信心倍增，相信在不久的演出，定會繼「中教劇團」之後，再在星馬劇壇放出一大異彩。

回轉頭來，再看看台下參觀的臨時觀眾們，都被台上認真的氣氛吸引了。觀眾中間有一位外籍人士，亦在目不轉睛的凝神欣賞。經筆者與其談話以後，方知這位先生是位法國人。他在來星以前，曾在巴黎學過國語。來星後，繼續在法國文化協會學習國語。這次他來參觀，是由於他的國語教師介紹，想來實地學習北京話的。他向筆者一再表示：這次參觀「北京人」的排演，還是自他開始學國語來第一次沉醉在這樣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中。他將繼續參觀，直到「北京人」的演出完畢。想不到「北京人」的排演，還產生這樣意外的作用。我深為這位法國人士得以免費學習國語，而感到慶幸了。

夜已經很深了，維多利亞紀念堂的管理工人，已在頻頻催促該團結束。當排演告一段落後，大家始盡興而散。據聞：該團將於明春一月十五日起一連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演出五天，筆者正在迫切地等待這幕好戲的早日上演。

歲暮之歌

常風

宇宙間一切都極靜寂；
雲縫漏出了一顆星子，
在偷窺時間交替的奧秘。

×
時針轉完最後一個圓圈，
便越過了十二月的驛站，
從沒有回轉頭來看看。

×
痛恨日子河奔流得太急，
它沖走了我底歡樂的歌唱，
而騰下煩憂的沙石在河牀。

聖誕小唱

斯人

●
十二月的鹿車
載來了聖誕老人：

一把銀鬚；
一襲紅袍；
背上肩着一個大布袋，
裝滿了幸福與歡樂……

●
平安夜的鐘聲，

混凝着無數祝福，

四處行走，
無遠弗屆；
迴盪的是生命底音符，
冥想的是靈魂底默語。

●
聖母頌的旋律，
又隨着晚風飄轉；
天下萬族，

同聲頌禱：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主！
在地上平安歸諸世人！

抒情短章

流芳

當你感到失望的時候，
把妳的哀愁，
摺成一隻紙船，
放下河去吧，
讓流水把它送至我的身邊！

×
當你感到快悅的時候，
把妳的感情，
編織成美麗的詩篇，
附與那空中的微風吧，
讓它拂去我心中的創傷！

海的斷想

燕青

說海是一位
早熟的南國少女，
抑或——
胸懷坦濶的聖哲，
也未嘗不可；

×
但如果說
海是一位老者，在夕照下
那更來得適恰！

×
當殘黃的餘暉中，
海就像那年已古稀的將軍，
在殘燭黯淡前，
徐作他長遠的迴憶——
當想到過去無數光榮的戰績，
他激越地發出滿意的哈笑！
當想到那已逝去的無數年華，
他卻哀情地嗚咽起來！

×
誰說海不像人呢？
你看他的臉，
老是那麼多的皺紋！
莫非他也有
不可告人的心事，
和藏滿無窮的憂傷？

寶寶真累人

羅紫

黎明前一陣濛雨，天氣格外清涼，那正是甜睡的時候。但美玉就在這時候翻身起床，走出房外，下廚房去。

隔壁的廚房也亮着燈光，那是秀英正在燒飯。她們倆每天都是這樣早就起床，有時候你早一兩分鐘，有時候我早一兩分鐘。

差不多是在同一個時候，她們常會隔着一堵板壁，這樣地動問着：

「你吃飽了嗎？」

「吃飽了。」

「可以走了？」

「可以。」

於是，她們倆同時跳上腳車，帶着兩個飯盒，一同踏出這個甘榜。

她們倆是同一間鞋廠的女工，幾個月前還是同在一個部門工作的。秀英是張鞋面的能手，她不但手指靈活，而且做得快，張得好，鞋尖和鞋跟緊緊平平，一條皺紋都沒有。這樣一星期，她有二十多元的工資。

那時候，她和美玉一出門，便嘻嘻哈哈地大談大笑。她的生活，雖是靠自己兩隻手來維持，但也不會感到人世間有甚麼十分窮苦的事情。她想：做人應該快樂，那些終日憂頭苦面的人，該是自尋煩惱的傻瓜。

但是，今天她和美玉照常出門，並沒有嘻嘻，只默默地踩著腳車；雖然美玉的腳車和她並排在一起，她並不覺得有一個同伴在身邊，好像這條路上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寂寞地走。

「英！你踏的那輛腳車重不重？」美玉問，眼睛瞧一瞧她，好像故意要打破兩人的沉寂。

「很重。」秀英的嘴裡淡淡地吐出這兩

個字，眼睛直直地，並不回望下美玉。

「爲甚麼不請調換別的工作？」美玉再問。

「請了好幾次，都沒有准。」秀英皺一皺眉，輕輕地嘆一口氣。「唉！有甚麼辦法呢？」略停。「三米說今天不一定有希望調換。」

「能調換就好了。」美玉也皺一皺眉。

「亞華這個鬼，他以前和你那麼好，也不幫忙。」美玉想不出其他的辦法，只好埋怨起亞華來。

「亞華說現在什麼事情都由鸚哥鼻自己決定，誰也作不了主。」秀英緊接着說。

秀英給調去做推車的工作，是從她的寶寶出生以後才開始的。在她產後頭一天上工，經理要她接受那件工作的時候，她氣得幾乎要暈過去，就是現在想起來，周身還會顫慄。

她們倆的廠，自去年換了經理，各部門的工作一直在加重。那經理是叫什麼國度的人，叫什麼名字，誰也不想弄清楚他。只知道他是白皮的，有一個特高的鼻子，好像鸚哥嘴那樣，所以，大家在背後都稱呼他叫「鸚哥鼻」。

依照勞工法令，女工分娩，有兩個月有薪的假期。「鸚哥鼻」認爲那是廠內一種無形的損失，所以，在他任內僱用的女工，一律要沒有結過婚的小姑娘。但是，已結過婚的女工，假如碰着孕育，那便要想辦法來辭掉她。

他明明知道秀英張鞋面的手藝不錯，未結婚前，常常因工作成績優異而得獎；可是他却不讓她去做原來那份工作，徧徧叫她

去担任那推車的重負，使產後那孱弱的身體多受一些折磨。

快一星期了，每日散工，她都是拖着一條十分疲憊的軀體回來。幸好還年青，只隔一晚上，精神就恢復了。她的寶寶，白天傭人家看，餵牛乳吃，到了晚上仍要自己麻煩。她也曾想到辭掉這份工，在家裏專心照顧寶寶，但又怕經濟發生問題。她的丈夫是一個泥水工，每月收入有限，假如自己再不做工，收入減，支出多，那末來的日子一定是十分困苦的。所以，她還是咬緊牙根，勉強再做下去。

「亞英！早。」

不知道是誰喊了秀英一聲，她才猛地覺察到已抵廠門口了。

廠是七時開門，七時三十分正式上工。過了規定時間才進廠的，工作證要被司閘的「孟加里」繳去，那麼，這一個遲到的便要受詰問了。

廠門口的橡樹下，東一堆，西一簇，蹲的蹲，坐的坐。有的却依偎着樹柁，她們在盡情地談論着自己認爲有趣的資料。

電影故事，常是她們主要的話題。她們最喜歡的男明星是趙雷與曾江，那都是癡情的好男子，年青，漂亮，誰不愛他。有時候，她們也爲那些男女明星擬了一個鴛鴦譜，她們要把趙雷配尤敏，曾江配鍾情，鮑方配夏夢，至於金沙那傢伙應該配劉甦，好讓她去跟他頂嘴。

衣料的花草，西裝的樣式，以及頭髮要怎樣電方算時髦，也常常拿來談論。不過，這些資料只是那些黃花少女的談話專有權，而年紀大的不是說些家常，便是談談自己的工作。

秀英跳下腳車，她靜靜地站在路旁，看

着大家在吱吱喳喳地說長話短。

「美玉快來。」翠霞看見美玉，一把手拉她過去。「爲甚麼我全身覺得酸痛，是不是風濕？瞧！我的頸子轉動也會痛。」

「許是晚上頭掉落枕。」亞笑說。

「這樣轉，會不會？」美玉兩手按着翠霞的頸項，叫她的頭向左右轉動。

「會。」翠霞轉轉頭。「只要，像這樣轉動就會痛。」

「我想不是掉落枕，也不是甚麼風濕，年青的，風什麼？」美玉咬着嘴在思索。

「又是甚麼鬼怪呢，我這隻胳膊也會酸痛。」亞笑插嘴說。「一定是困的時候，壓着的。」

「你的頭。」美玉沉思了一會，不禁失笑地說：「哦！我想起來了，我這隻手也會酸痛。」

「甚麼原因？」翠霞問。

「做工做來的。」美玉指着翠霞說。「我不信，爲甚麼以前不會痛，現在才會酸痛。」亞笑遲疑地說。

「以前我們做的是女鞋，現在做的是軍靴。」美玉向亞笑說：「我問你，以前一個鞋模幾斤？現在一個鞋模幾斤？」

「爲甚麼一個人痛一個地方？」翠霞凝視着美玉。

「我就是從痛的地方想出來的。」美玉進一步向她解釋。「翠霞！你是張鞋面的。你在張鞋面時，兩手都要用力，全身便會酸痛。在用力張的時候，你的頭又常常這樣歪，好像在幫着出力，頸項自然也會痛。」

「哦！是。」翠霞回想一下，歪一歪頭，做做那張鞋面的姿勢，暗自好笑。

「亞笑！你是粘靴底的。你用右手搥，拚命搥才會粘，自然是痛右胳膊；我是擦膠的，用左手托靴模，所以痛左手，你說對不

對？」美玉說完了，再問問亞笑。

「對對，我明白。」亞笑聽了以後，也笑起來。「死人，我以為是困困壓着的，誰知道是做工做來的。」

是的，美玉和翠霞她們這一部份，是從這一星期起才換做軍靴的。

她們是做自己工的，也可以說是伴工。據說工資是算什麼「比令」的，她們並不大懂，只知道她們這一部份，以前做五百雙鞋算一個「比令」，也可以說是一天要做好五百雙鞋。那時候的工作並不煩重，每天在下午五時便可以散工。可是，自從香港鞋大量輸入以後，柅底鞋陷於滯銷，而且跌價不少，聽說一星期要割減工資七八元。

大家很恐慌，吱吱喳喳地想反對。後來工資沒有割得那麼多，却增加鞋的數目來彌補。一個「比令」由五百雙增加至六百雙、八百雙，現在是一千雙算一個「比令」了。鞋是用機器旋轉來輸送的，叫誰都沒法空一下手。因爲機器的旋轉是自動的，是按照固定時間在輸送，從張鞋面、擦膠、粘底、鑲邊，慢了一點，這一隻鞋便不能完成了。真的，有時候連蚊子咬也沒有空去打牠，只把那被咬的部份一搖，讓蚊子飛掉算了。

這樣辛苦，大家也想提出交涉，但誰也不敢去見經理。那些管工的「葛巴拉」，又都是御用的，連哼一聲都不敢。幾個組織工會的男工早被開除掉，在他們的意識上，罷工像是失業的象徵。

很多人這樣說：「苦一點不要緊，沒有工做才悽慘！」

「沒有工做才悽慘！」是的，像另一間關閉掉的鞋廠，就有千多人爲着罷工而失業。雖然她們也知道這樣想是不對的，但現實的情況是這樣，叫她們有甚麼辦法呢？

「死人腳，穿那種死人鞋，難做得要死。」翠霞埋怨着。

「我願意做一千雙女鞋，也不願意做八百雙這種孝男鞋，呆做甲父。」亞笑幫着埋怨。

「看在錢的份上，呆做也愛做，哭父哭母沒有用。」美玉認真地說。

秀英呆呆地聽着她們談話，對這辛苦的申訴，她沒有份。她以前雖是張鞋面的能手，但在產後復工，却變成新工了。新工是公同工，叫雜工，一星期十五六元的工資，甚麼都要做。

她靜靜地私自忖着：「假如今天能够換做別的工作，那就好了。」她不去理睬美玉她們。

「折——」地一聲，廠門開了。「開門了，快進去呀！」不知道誰這樣喊了一聲，廠門外立刻騷動起來。

蹲的坐的趕快站起身，站的急急拉車走。一個不怎樣寬的邊門，本來剛剛好讓一個人一隻腳車出入，現在你要爭先，我要衝進，把一個門都塞滿了。

青年的打前鋒，衝呀衝進去了；但年紀大的，自知沒有氣力去擠，只得在後面耐心地等着。

秀英仍是呆呆地站着，她連腳車都不想去找，讓大家都進去了，才無可奈何地走進廠去。

有部份的都站到崗位上去了，沒有部份的懶洋洋地在等着補工，她們今天在這邊幫手，明天却要去那邊打雜，好像是無主的孤魂一樣。

秀英一進了廠，就急忙忙地去找三米，那是一位印度籍的管工，以前是她的「葛巴拉」。他知道秀英是一個好女工，手指快，性情又和順，不喜歡多嘴，也不會跟人家鬥氣，他就曾爲秀英請調了幾次。

「三米先生！」秀英用巫語喊他。
「亞英！今天你不用推車了。」三米用巫語回答她。

「真的。」秀英懷疑地問。

「真的，九一三部份有一個女工結婚，她辭工了，我想向經理介紹你去。」三米誠懇地說：「那也是張鞋面。」

「很好，謝謝你。」這一個意外的好消息，叫秀英樂得幾乎要跳起來。

「你等一等，我去找經理。」說完，三米向辦公室走去。

秀英看着三米的背影在辦公室內消失，彷彿自己壓了一注很大的賭注，很怕給輸了，手指有點冰冷，身體也像在發抖。

不一會，三米出來，沒有什麼表情。秀英急切地走上去，拉着他問：「怎麼樣，成功嗎？」

三米搖搖頭，接着用巫語告訴她：「他說要由副手升起來，不過答應給你另一件別的工作。」

「甚麼工？」

「檢查鞋。」

「在甚麼地方？」

「在棧房，來，跟我來。」

三米走在前面，秀英跟着走，步伐是變得那麼呆滯。她早一刻的新希望，現在已成了泡影，這未來的工作也是生疏的。

棧房很大，裡面有好多一層層的木架，堆滿了一盒盒的鞋，有男的，也有女的。

「怎樣檢查？」秀英皺着眉頭問三米。

「你從這邊開始，一盒盒地打開來，看看鞋的號數是不是和盒的號數一樣；再看看有沒有兩隻都是左足，或兩隻都是右足。」

「那些高高的也要看？」秀英抬頭看看那些疊得碰着天花板的鞋，她有點胆寒，不禁自語道：「這麼高！」

「自然要看，那邊有梯，小心點，不要怕！」三米和藹地說，正要出門又回頭來吩咐她：「看過的，要畫一個記號。」

三米走了，秀英自己一個人給遺留在棧房裡。她把架下層的鞋盒先行打開，一雙一雙地檢查。這工作雖沒有推車那樣辛苦，但是不能快，也不能馬虎，那是有責任的。棧房裡沒有窗，只在牆和屋頂連接的地方，留一塊尺多寬的空隙，鑲着鐵線網，那是室內唯一通風的地方。

時間一點鐘一點鐘地過去，越是接近中午，天氣越悶熱。秀英只是開開鞋盒，看看鞋，那已汗流浹背了。

架下層的鞋，上午通通檢查過了。那些架上層靠近天花板的鞋，要在下午檢查。屋頂被上午的太陽蒸晒着，到下午已暫暫地把熱傳入整個棧房內。爬到上面去的時候，越接近天花板，就越越熱；自己好像被關在麵包爐裏，熱氣從頭頂上一直傳下來。這樣做了幾個鐘頭，那條揩面的手絹，早已濕透了，她還絞掉了幾次的汗汁。

看看一天快過去了，她坐下來休息。一陣篤篤的皮鞋聲自遠而近，她怕有誰來看她做工，連忙再爬上去，抽出一盒盒的膠鞋檢查，但皮鞋聲却從門外溜過去了。她笑笑，自己太多心了。

在梯的尾端，的確太熱了，她再爬了下來。

真討厭，那皮鞋聲好像故意和她開玩笑，知道她一下來，便要來嚇她。她想要放工了，「鸚哥鼻」的一定不會來；誰知道她一轉身，「鸚哥鼻」已在她的身後出現。她一慌，趕快把木梯換了一個位置，便爬上去。當她爬到中段，發現梯有點傾斜，想下來又怕「鸚哥鼻」罵她，要上去又怕梯倒下，一時不知道如何才好對？

她再爬上兩級，希望木梯不會傾倒。可是，她這希望和剛才的一樣，是成了泡影，木梯已向右邊斜倒了。這樣，她和木梯就同時給摔了下來。這時候，她那顆跳躍的心臟好像遺失掉，叫什麼也不知道了。

秀英醒來的時候，是躺在棧房角一堆碎布上面，身傍站着三米和另一位才副亞華；美玉蹲在她的身邊，用冷面布貼在她的額頭，她感到駭異，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好該在，沒有着重傷。」美玉輕聲地向秀英說。

是的，秀英已記起來了，她是在梯上摔下來的。她摸摸自己的頭，在額角有一個地方已粘好膠布，腿上也有一個地方給敷着藥，不由一直想哭。

「你好彩剛跌倒在碎布上面，如果碰着烏灰地面一定半命。」美玉再告訴她。

「天公祖保佑！」秀英苦笑一下。

「回去吧，「敏尼惹」給了你兩天的假期。」亞華把工作證還給她。

「幾點鐘了？」秀英無力地問。

「快六點半了。」美玉說。

三米他們走了。美玉扶着秀英慢慢地站起身來，她用手理頭髮，看看周圍，一切的景物還很清楚。

「會不會坐腳車？」美玉問。

秀英點點頭，又像在凝思什麼。

「不要多想了，休息兩天，可以在家看寶寶。」美玉親切地安慰她。

「寶寶？寶寶真累人！」秀英喃喃地說：「像我們這樣窮的女人，要做工就不該生孩子。」她轉向美玉：「你說對不對？」
「……」美玉不知道要怎樣回答她，只好勉強點一下頭，再說：「回去吧！」她們倆徐徐地行出了棧房，廠內已是一片靜寂了。

××：

今天讀你來信，我如同打開了心的窗子，清晰地看見你近來的生活與心境。

這是事實，在塵世一片擾攘聲中，每一個人的生活都是非常艱苦的；但這更是事實，每一個人却都在這艱苦中成長了。

你爲我訴說着一些熱情的也是愁苦和抑鬱的字句，聽來真使我的情緒不甯得很。你可知道自己還是這末年輕，怎麼就老在這悲哀的圈子裏一直打滾？

不論怎樣，年輕人是應該珍惜着青春的活力，而爲當前的環境奮鬥的；年輕人若不奮鬥，難道就默默地步入衰老的境地去嗎？

所以，我勸你更要長期掙扎的奮鬥下去。反之，你假如并不奮鬥，而夢想着有一個美滿的環境，那正等於你并不把種子播放在泥土裏，又怎能希望它開花結果。

至於成敗，在我們正不必斤斤計較，我們只要盡自己的心力就够。如果我們知道自己並沒有虧負自己，那就是失敗，也會得到莫大安慰的。知道你是聰明的，我正不必多說什麼適當的言語，來疏散你在人生旅途上所堆起來的鬱積。在這裏，我所感到慚愧的，是我沒有給你一些些的任何啓示。但正因爲你是聰明的，可曾相信命運的黑旗子會蓋在你的頭上？也相信自己所走的是一條滅亡的路嗎？

果然，有些人也許會爲自己的命運而懷疑，爲自己的遭遇而痛苦；尤其是處在這動蕩的時代裏，真彷彿自己已走到了路的盡頭，就有着一永久的休息，沒有人也沒有自己，沒有現實也沒有虛偽……

××，你以爲這種態度是正確的嗎？若是如此，那你是徹頭徹尾的錯了！命運果能擺佈我們，但也正如你所说：「我們也能駕馭命運的」。在我們的面前，光明多於黑暗；如果我們在苦痛中得到安樂，這安樂便是難言的幸福。

我今天之所希望於你的，是願你能在當前的環境中安靜地生活下去，從文學中培養你更完美的德性。

總之，年輕人不應該悲觀的。退一步說，即使我們的生活真的是非常艱苦，你就試瞻望一下前面：多少人正努力征服環境，改造環境，創造出新的環境來。

在遙遠的天涯，我除了感謝你之外，也同樣寄予你以無限的懷念。讓我衷心祝禱你的安眠，若有夢，也該是恬靜幽美的！

××：堅強地抬起頭來，相信明天必定是晴天，太陽一定明澈的爲你照耀着一切。

握手！

兩地書

· 名伏 ·



××：

讀到你的回信，那是一個意外的收獲。

正如你所说的意思是一樣，一張有意義的影片，會給有血性的人以無限的衝動的。在香港時，我曾看過一部「春風化雨」，看後心頭就跳動得厲害，也許和你今天的感觸相同。

照你現在的情形，當然是無法可以脫離那個罪惡的環境。不過，你也不可太畏縮，太妥協，而應該有個堅定的意志。你說對嗎？

真的，做一個「叛逆者」也并不容易。假如真的做了叛逆，我們就應該叛逆到底，知道「叛逆」二字的獲得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也并不希望做叛逆，在沒有叛逆以前，我們都應該詳細考慮和思忖的。做叛逆者是沒有辦法的事，希望你能了解我這意思。你正該安於現實的苦惱，讓苦惱來鍛鍊你的身心，相信有一天，惡勢力會屈服在你的面前。

至於你對我說：「在平時，我一想到這裏一定會飲泣……」如今我知道你已能適應環境，你若不爲環境的折磨而感到絲毫苦惱，那正是你的幸福。

××：在我們的生活過程中，有一種力量在永遠考驗我們，那就是「環境」。我們實在應該時時提高警惕，以免經不起它的考驗而頹唐，而消沉，甚而沮喪，至墮落。我們必須果敢，必須堅毅，來迎接魔鬼的一切挑戰。

夜深如許，我不再寫了。
問你安！



接連三天，我都到醫院去探望彩霞，她的精神差不多完全恢復了。

第四天一早，我上前線去，這是鄭師長打電話約我去的。到了麒麟山，我發覺戰地情形與我第一次來的時候沒有多大變化，不明瞭鄭師長約我來前線的目的是什麼，便試探地問：「這是不是大反攻的前夕？」

「應該改說這是暴風雨的前夕。」鄭師長的心情顯得十分沉重。

我驚奇地問：「這是什麼意思？」

「四天敵人的大空襲，你總不會忘記的吧！」鄭師長說：「這幾天來，要不是我們的空軍戒備得好，敵人的大空襲也是免不了的。」他頓了一頓，又說：「你當然知道洛河西岸飛機場在戰略上的價值，敵人絕不容許它留在我們的手裡。」

我肯定地說：「可是，它現在是在我們的手裡！」鄭師長不慌不忙地攤開了軍用地圖，只見那幅地圖上畫着許多紅色和藍色的符號，那是表示敵我兩方的當前態勢。他指着地圖對我說：「你看，敵人的大軍正源源開來了。」

「我想我們一定能守得住麒麟山的！」我很有信心地說。

「這只是目前的情形，以後的變化如何，很難料想。」鄭師長說這話時，雙眉緊蹙着。

「難道我們就沒有援兵可以增加嗎？」我非常詫異地問。

「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這個跡象。我已經向戰區總司令催了幾次，但還沒有得到一個好的回音。」鄭師長於是對我懇切地說：「老黃，我希望你能够寫一篇文章，報導前線的目前情勢，作一個有力的呼籲！」

我點點頭贊同他的意見，當下我就想定了通訊的題目：「把勝利的果實送回敵人！」

午飯的時候，我和鄭師長談起余家的事。

「這麼說來，余家目前的生活費，都是由你負擔的了？」鄭師長關懷地問。

「是的，我不能眼看着她們遭遇困難而不幫助她們呀！」我說。

「長此下去，那總不是辦法。」鄭師長說：「你最好是籌一筆錢給余老太太做小生意，這才

「很好！很好！」爲了掩飾撒謊，我趕忙把話題岔開，問她：「老太太，假如妳有一筆款子，妳想不想做小生意？」

她毫不思慮地說：「現在是亂世，做小生意也無妨；聽說擺香煙攤很不錯，不過，我就少了這一筆錢。」

「老太太，假如妳真的有意擺香煙攤，我倒很願意替妳籌足本錢。」我說。

余老太太聽了非常高興，連聲感激地道謝。下午，我去沁香茶莊找程老板，他一看鄭師長的條子，便很客氣地叫我簽一個名，給了我所需要的款子。

兩天後，彩霞出院了。我本來想自己接她出來的，但剛好那天早上，沈軍長去東陽鎮慰勞傷兵，他打電話要我和他一塊兒去；因爲這是我的一份內事，不好拒絕，只好請軍需站的老廖幫忙接彩霞出院。

直到傍晚，我們才回城裡。我立即趕到西區余老太太的新住所去，余老太太不在家，她去接洽開煙攤的事，彩霞正在廳子裡看報紙。打了個招呼，我說：「彩霞，妳應該多多休息呀！」

「我已經全好了。」她自信地說。

「可是，妳手上的創傷還沒有痊癒呢！」

「我在醫院裡已經悶得發慌了，難道還要我關在房裡像坐牢一樣？」

我看一看她臉上的表情，她的內心的確很煩悶，猶豫了一會兒，才說：「假如妳真覺得悶，我和妳到外面去散步吧！」

她點點頭，放下了報紙。

我們沿着一條僻靜的小路往前走，彩霞忽然對我說：「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可以嗎？」

「妳儘管問吧！」

「妳爲什麼要幫我們的忙？」

「人類是應該互相關懷的，妳說是嗎？」

「你就沒有其他的用意？」

「難道妳自己看不出來嗎？」
沉默，沉默又包圍了我們。
一會兒，我們走到西岳山麓。彩霞靜靜地站在夕陽中，望着山野，凝思着。

「彩霞，妳知道聖經上的一個故事嗎？」我試探着問。

「是什麼故事？」

「有一天，耶穌在曠野，魔鬼帶他登上高山，指着美麗的世界對他說：『只要你向我下拜，這些便都是你的！』」我說了。

她疑惑地問：「你說這個故事是什麼意思呢？」

我接着說：「假如今天魔鬼也出現了，指着山下這美麗的景色對我說：『我把這些都給你，只要你一個人離開。』妳說我會答應嗎？」

「……」她沒有回答。

突然，她哭了，把臉埋在雙掌間歇斯底里地哭着。

「彩霞……」我想勸她。

她還是哭着，過了一會才煩躁地叫道：「請讓我獨自個兒在這裡好不好？我求求你！」

七

回到軍營，我收到了家裡打來的一封信，說是我的祖父病危，希望在離世前能見我一面。我楞住了，眼淚奪眶而出，馬上打電報向總社請假一星期，一邊收拾簡單的行裝。接着，我想起了彩霞，覺得應該請朋友在我離開的一段時間內照顧她。我先打一個電話給劉醫生，他正在施手術，沒法接聽。我又打電話給軍需站的老廖，他聽了我的話，立刻答應幫我的忙。

第二天早上四點多鐘，我便醒了，而飛機是定六點鐘起飛。我本來不想去找彩霞她們辭行，第一是怕大清早打擾了人家，其次覺得雖是遠行，但一星期就回來，何必弄一個別離的難堪場面。

可是，在床上轉來覆去，想了又想，覺得不去余家辭行，在禮貌上似乎說不過去。況且多見彩霞一面，對我是一個無上的慰安。這麼一想，我便決定去余家一趟。

當我敲着余家住所的大門時，果然令屋內的人吃驚。余老太太給我開了門，神色十分緊張地說：「黃先生，是不是戰局轉壞了？」

「不是的！」我說：「我是來告訴妳們，我要回家了，飛機再過五十分鐘就要起飛。」

「什麼！你要離開這兒了？」余老太太顯得十分吃驚，她轉過頭對剛下樓的彩霞叫着：「黃先生要走啦！」

我趕忙解釋：「我只是回去幾天，一個禮拜後就回來。」

「哦！」余老太太似乎寬了心。「我們到機場送你去。」

「不，不，不用了。」我堅決地推辭着。但余老太太和彩霞堅持要送我。我告訴她們，飛機場是軍事區，老百姓是不准進去的。

「那麼，送到飛機場門口好了。」彩霞說。我實在不忍拒絕了，便讓彩霞上吉普車。

車子駛了一段路，彩霞忽然打破寂靜的空氣，說：「昨天黃昏的事，我向你道歉。」

「那……那是為什麼？」我有些驚訝。

「當時，我的心情很紊亂。」彩霞頓了頓，她終於鼓起勇氣說下去：「我……我實在……無意傷害你的自尊心。」

我轉過頭來，她紅着臉孔害羞地低下了頭。我突然煞住車，伸出手來，緊緊地擁抱着她。彩霞一點也沒有迴避，她接受了我的熱吻。

「我回去要把我們的事告訴我的媽。」我說：「回來後，我們就結婚，妳說好嗎？」

她只是點點頭，臉孔紅得像太陽一般。

我們到了飛機場，差五分鐘飛機便要起飛了。劉醫生早在機場辦公室等我，他是特地來送我的，當然他還有些事要我轉告他的家人。我也託

了一大堆事，要他好好的照顧彩霞母女。
飛機的引擎已發動，機長在催促我上機了。
「再見！」彩霞的聲音帶着嗚咽，兩股熱淚湧出了她的眼角。

尾聲

「噹！噹！」外面客廳的掛鐘有力地响着，敲破了我的回憶，把我從過去拉回現實。

我長嘆一口氣，走出了旅館。到杏花樓，時間已是八點十六分，鄭師長和沁香茶莊程老板早就在相候了。

「對不起，我遲到了！」我道着歉。

「老朋友了，何必客氣？」鄭師長望了我一眼，又說：「你這滿臉愁容，我真看不慣！」

「黃先生，我們還是先來乾一杯吧！」程老板沒經我的同意，便把黃酒給我盛滿一整杯。

「乾吧！」鄭師長舉起了酒杯。「假如余小姐還活着的話，我一定會替你找到她！」

我點點頭，表示感激和信任，接着舉起酒杯，一乾而盡。

……

當我醒來時，已是晌午。可是，我還覺得頭痛，肚子不舒服，昨晚喝的酒實在太多了。

鄭師長雖已答應過一定替我找到彩霞，但我的內心還是不安。我又想起了酒，那使人忘去一切憂愁的酒，便披上了外衣，準備到酒家去。

「黃先生，你的電話！」茶房在敲着門。電話是鄭師長打來的，他要我馬上到花園路的程老板家裏去。

我實在不想去，便問：「有要緊的事嗎？」

「到了這裏，你自然會知道。」鄭師長答。我想很可能是鄭師長發現了一些有關彩霞的線索，便趕忙叫一輛人力車去花園路。

到了程家，我發覺氣氛很不平常，便問鄭師長：「你叫我來，究竟有什麼事？」

鄭師長神祕地笑着說：「你是新聞記者，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馬上環視，並未發覺有什麼可疑的地方，很高興地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鄭師長依然微笑着，伸手指一指客廳虛掩的門。「你進去看看！」

我滿腹狐疑地走上前去，輕輕地推開房門，探頭一看，坐在長沙發上的正是彩霞，她長得比以前更美麗、更豐滿。

「彩霞！」我叫着，奔上前去。

她站起來，雙眼充滿了熱淚。

「彩霞！」我捉住她的雙手，緊緊地握着。「我們畢竟又見面了，彩霞！」

她撲在我的懷裏，歇斯底里地哭了起來。

「怎麼啦？彩霞！」我莫明其妙地說：「我們已經見了面，妳應該高興才對呀！」

突然，她掙脫我的雙手，哭得更傷心了。

「彩霞，妳這是甚麼意思？」我埋怨地問。半晌，她才迸出一句話來：「我……不……該來……見你！」

「這又爲的是甚麼？」我難過地說：「難道妳……」

許久，許久，她才抬起頭來，一邊用手帕拭着通紅的眼睛，一邊帶着嗚咽的聲音說：「當你離開這裡的第二天，戰局突然惡化了。」

「我知道，」我說：「第四天，敵人又佔領了這個古城。」

「當時，廖先生、劉醫生都沒有來看我們，後來才知道他們都走了。」

「那是緊急撤退……唉！他們都已經爲國犧牲了。」想起了這兩位老友，我感到十分傷心。但我仍緊接地問：「那麼，妳怎麼辦呢？」

「我和媽都隨着大批難民往後方逃。」

「妳們安全地到達了後方？」

「嗯！」她點點頭，無限委曲地說：「但在途中，我被人侮辱了。」她又低下頭哭着。

我楞住了，但我馬上恢復了理智，懇切地說：「這一點，我是不會怪妳的！」

「告訴你：這個侮辱我的人，現在是我的丈夫，我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她站了起來，一步一步地向後退，兩眼恐怖地望着我。

「彩霞，難道妳不愛我了？」

「不，不，我不能愛你！」

「可是，我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愛妳。」我激動地說：「我從老遠的地方跑到這裏，經過許多艱難才找到妳，難道妳忍心要逃避我嗎？」

她住了脚步。

我走上前去，真摯地說：「彩霞，妳就留下來吧！」

她躊躇着，終於痛苦地搖搖頭。「不，不行，我有兩個孩子。」

「那兩個孩子，我會跟妳一樣的愛他們。」她突然攬住我的雙手，抬起頭來，用潤濕的眼睛注視着我。

「妳答應了？彩霞！」

「不，請你不要逼我太緊。」她放下我的手，又往後退了幾步。「我，我該回去了，孩子在等着呢！」

「我送妳！」

她馬上阻止了，我只好送她到門口。

回來時，鄭師長在客廳裏等着我。他看到我的臉色，知道我的心情很沉重，關切地問：「事情解決了嗎？」

「事情很簡單，」我說：「不是我離開這裏，就是她離開這裏。」

「她怎麼決定呢？」鄭師長問着。

「決定不在她，而是在我。」我說。

鄭師長追問着：「那麼，你怎麼決定？」

我沒有回答，只是向窗前去。窗外，秋風正在低掠過天空，圍裡幾朵盛開的紅花搖擺着，花瓣散落滿地；前面一株高樹，枯黃的葉子掙扎着，脫離了樹枝，隨風飄舞。……

——全文完——

讀者·作者·編者

首先，我們在此恭祝諸位讀者和作者，都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

現在再談到本期的內容，我們要向讀者推荐下面各篇佳作。

黃思騁先生是許多讀者所崇拜的名作家之一，他的這篇「化裝舞會」，保持了他一貫的風格，是值得一讀的好作品。

「寂寞底心」是一篇優美的散文，作者李靖寰女士，現居台灣，作品時有散見報刊。她的文筆清新雋永，風格獨具，相信有許多讀者喜歡這一文體。

鄭翼林先生是馬華文壇的新作家，在他那流利的筆觸下，描寫了一段初戀的故事，請讀者細加咀嚼一番。

「寶寶真累人」作者羅紫先生，是本刊上次舉辦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的冠軍。他這次描寫一個女工的生活，表現深刻，極爲動人，大可一讀再讀。

中篇連載小說「秋情曲」已全部刊完，黃崖先生在小說創作上的造詣，想讀者該有一個認識了吧！



蜚聲中外之名作家凌淑華女士，聞已辭去南洋大學教職，將先往台灣省親，再轉道赴英、法講學。

名畫家林千石先生，近挾其精心傑作南來，將在星馬各大城市巡迴展出。他除擅長繪事外，且能詩詞，對書法、篆刻亦有超越的成就。戰後十年來，日本人士很重視他的作品，並且把他和吳昌碩、齊白石二人合稱為「藝壇三石」，可見他的享譽之隆。

香港「天文台報」社長陳孝威先生，已於本月中來星，現寓怡和軒。據聞：他將在此出版一種報紙，正進行募股中。

「再生集」及「艱險的行程」作者李汝琳先生，近正集中全力，趕寫「近代戲劇史」，短期內可望脫稿。

前香港「人生」雜誌主編王恢先生，今夏南來執教，於課餘理首著述，不遺餘力，聞近已完成「思齊集」一書，為歷史人物之傳記。刻在美國考察教育之新文龍中學黃潤岳校長，行前曾將去歲歐陸的旅美見聞，也將在不久印成單行本。

老報人陳振亞先生，刻在華義中學執教，課餘兼為「星馬日報」主編「藝文」版，並於每週為該報撰寫社論一篇。

星洲藝聯劇團，將於明年一月中推出曹禺名劇「北京人」，刻正加緊排練，由陳振亞、范經兩先生聯合導演。

台灣

停了十個月的「文壇」，最近又告出版，復刊號容納三十六萬字，除小說佔二十六篇外，尚有理論、評介、散文、詩等多篇，全部出

自台灣名家的手筆，很够份量。

老牌作家蘇雪林女士，自隨政府遷台以還，先後出了六種著作，計為「雪林自選集」、「歸鴻集」、「增訂本緣天」、「崑崙之謎」、「梵唄雷童話十二篇」等。現在，她又計劃印行「增訂本棘心」及以希臘神話為題材的小說「天馬集」。

近幾年來，台灣出了不少女作家，真可說是極一時之盛。如寫散文的有艾雯、王琰如、張漱齒、鍾梅音、雪茵、心蕊、徐鍾珮、侯榕生、王怡之、邱七七、王文漪、劉枋、張秀亞、林海音、李靖寰……等；寫小說的有重真、琦君、潘人木、孟瑤、繁露、郭良蕙、王晶心、瓊音、李芳蘭、聶華苓、王潔心、郭晉秀、徐蘋、靜文、冷露……等。她們大都有代表著作問世，而且很受讀者歡迎。

台灣的話劇運動，呈現了一番新氣象。這主要歸功於有關當局的決定開放「新世界」劇場，並予每個登記上演的劇團若干補助，才能如此有聲有色。

中國大陸

中共作家協會最近宣佈停辦文學講習所，決定改變溫室養藝花的辦法，要所有的青年作家長期和工農羣衆結合一起，在實際勞動中鍛鍊。過去，過早的使青年成為專業作家，或把一些沒有具備基礎文化的工農作者吹捧為作家，都是錯誤。

據中共最近的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大陸進口的書籍（不包括中文圖書）共一千八百五十二萬二千六百八十五冊，其中文學書籍佔四百三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三冊。另外還有文學期刊近兩千種，約為十七萬多年份。

有廿年黨齡的山東省文聯代理主席王希堅，最近因詩得禍。詩曰：「千佛山下霧漫漫，漱玉泉邊鐵網漚，流水無情空悵惘，古今都道作詩難。」中共指它是一首反詩，特為註釋如下：濟南市陰雲籠罩，一片黑暗，文藝界為鐵網束縛（漱玉泉在濟南文化局文聯會內），社會主義社會沒有言論創作自由。因此，要他徹底交待，低頭認罪。按：這首詩寫在王希堅自己用的芭蕉扇上，並未發表。

比倫與無 麗華貴珍

片年賀誕聖畫國千大張

吟詠時令 · 傳達友情

大千居士，一代宗匠，落紙煙雲，足垂千古。年來
縱遊海外，廣事吸收，鮮於發表，一紙一墨，倍覺
珍貴。香港東方藝術公司，為應各方需求，選其精
品製為年卡，珍貴華麗，典雅大方，無與倫比。本
公司為免星馬僑胞向隅之歎，特由香港選辦十四種
款式，供應星馬各界人士，用以吟詠時令，傳達友
情，風雅洽當，莫過於此，駕臨參觀，無任歡迎！

風雅洽當 · 莫過於此

處銷經馬星

司公行發報書聯友

號九六四路馬大坡小坡嘉星
三三七三二：話電